

魔域

MO YU TANGYAOHUAZHU

• 唐耀华 •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魔域

唐耀华 著

魔 域
唐 耀 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

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 插页6 字数 190千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沈阳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2,000册

ISBN 7-5059-0210-5/I·131 定价: 1.85元



作者小传

唐耀华，1934年6月生。1948年10月参加革命。1950年11月入朝。1959年9月毕业于四川大学，曾在中国人民大学、沈阳市文联等单位从事教学、编辑及文艺理论研究工作，发表文艺理论文章百余篇。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，有散文、报告文学、中短篇小说及长篇小说《梦断春城》等作品问世。曾获沈阳市政府文学创作奖、《芒种》文学奖等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、中国郭沫若研究会会员、《芒种》编辑部副主任、副编审。

第一章

吴锦昆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吵醒了。他睡眼蒙眬，“妈的，谁？睡觉也不得安生。”他懒懒地伸出手，抓起话筒，语调中透着豪横，“喂，说话，你是谁？这么晚。”

“你的，吴署长？”

他听出话筒里是谁的声音，睡意顿消，不敢怠慢，腾地从床上站起来，“是，是我。”

“电话响第一声的，马上接，明白？勤务的干活，睡觉的不行。”杉田羽信大佐舒缓的语调中透着威严。

“报告。睡觉的没有。我的执勤的下边的检查，刚刚回来。”他摸透了杉田大佐的脾性，知道他不喜欢十足的奴性，也看出当前战局的发展使这些日本人惶恐不安，才敢不软不硬地回他一句。

“你的，立刻到我这里来。”他不等对方回话，咔嚓一声撂下电话听筒。

吴锦昆听着话筒里的嗡嗡声发愣，心想这位大佐今晚儿是咋啦，也不说一声到哪儿去，就撂下话筒。他要通了电话，“杉田大佐吗？要我什么地方的去？”

杉田一阵掩饰的狂笑，“看看，脑子不好用喽。是我的疏忽。到保安局来，快快的。”

他穿戴整齐，挎上手枪、警刀，对着穿衣镜正正帽子，走出大楼，跳上警备车，朝国家保安局风驰电掣般地驶去。

城市在惊惧颤栗中睡了。喧闹一天的器音隐没在寂静里。快要落下去的月亮还在线条生硬的幢幢楼顶上绝望地徘徊，把淡淡的余晖洒在长街上，林荫道旁的树木投下恍如幽灵的长长的影子，汽车辗过去，光影晃动了，破碎了。

汽车嘎地一声，停在大楼门口。

吴锦昆钻出汽车，走进大门。哨兵朝他举手敬礼。他举手在帽遮上碰了一下，算是回礼，匆匆走上三楼，在一间房门口停下，对哨兵说：“是杉田大佐让我来的，请通禀。”

哨兵事先得到通知，并没通报，打个手势，让他进去。

这道门，他进过多少次，自己也说不清了。不过，有一点他记得清，差不多每次来，心里都坦然。不知为什么，这次来，心里发憊，七上八下的，没底儿。他小心翼翼地推开紧里面的一道门，室内光线太暗，影影绰绰地看见沙发上坐着个人，也没看清是谁，反正是上司吧，鞋后跟叭地碰出一声响，“卑职吴锦昆奉命前来……”他眨眨眼，仔细瞧瞧，沙发上没人，看花眼了。

他挺起胸，抻抻衣服下摆，左手往上提提挂在皮带上的

警刀，小步走到大写字台前，看上面放着一张纸条，踌躇半晌，才伸手拿起来，只见上面用日文写着：

吴君：很抱歉，司令部来电话，有要事。我很快就回来。请等我。

杉 田

吴锦昆把纸条揣进上衣兜，坐在沙发上，摘下警刀，放在沙发旁边，仰在柔软的靠背上，闭上眼睛用不了半分钟就能入睡。近来战局吃紧，哪个夜晚都熬夜，他累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。

他撑着，默念着，“千万别睡”。还是倒在沙发上睡着了。

走廊上的响声，惊醒了他。

他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揉揉眼睛，拉拉衣襟，挎上警刀，恭立门旁。

杉田羽信威风凛凛地走进来，目不旁视，走到写字台旁，猛转回身，“吴桑，让你久等了。”要在从前，就这么一句极普通、极平常的话，能把吴锦昆感动得簌然泪下，现在他听了无动于衷。杉田是个中国通，汉语讲得极好，有时为了摆威风，才用协和语的构词法说话，“你的，站过来的。”

吴锦昆躬身迈着小碎步，走到他跟前，双手垂立。

“吴警正，这么晚，劳你大驾，事情十分紧急。有件紧要的案子，需要警方的配合。刚才，司令部的宪兵队请我去，也是为了这件事。”他坐到转椅上，从身后的小保险柜里取出一把钥匙和一个小本，放到桌子上，推到他面前，

“保安局和情报部的长官仍然信任你的忠诚，赏识你的才

干。他们在研究潜伏人员的时候，首先想到了你。”吴锦昆听到“潜伏”，心就咯噔一下。“钥匙，密码本，请收好。到时候，有人会跟你联系。明白，你？”

他又朝前迈了一小步，满脸谄笑地看了杉田一眼，拿起钥匙和密码本，装进衣兜。

他没有说话。往常，他会挺胸回答：“誓死效忠皇军！”至少也会说一句“明白”。现在，他什么也不想说。

杉田盯了他一眼，发作的话顶到嗓子眼儿，又咽了回去。他心绪烦乱地从转椅上站起来，不停地来回走动，昏暗的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长长的，幽幽的，象鬼魂。吴锦昆的眼睛跟着他晃动的影子不停地移动，心想，这老家伙准是挨上司的骂了，我得小心点儿，不然又得挨他一顿臭骂。

他突然停在吴锦昆面前，双眼圆睁，挥动着双拳，大声吼着：“警察的，就知道搜刮黎民百姓。对付八路抗联的探子，对付重庆派来的间谍，办法的，一点没有。统统的，废物。重庆国民党的，河北八路的，北满抗联的间谍，统统的，在首都活动猖狂的。案件多多的，大大的。你们的，什么的，发现也没有。一群混蛋。”

吴锦昆被他骂得昏头涨脑，躬腰，垂首，不敢动。心里也骂他：你他妈的，挨了上司的骂，就来骂我。你横个吊，没有我，你们还不是玩不转？

他气出够了，骂累了，拉吴锦昆坐在沙发上，“这么晚，请你来，不是让你来挨骂的，你的，明白？”

吴锦昆想站起来，被他按住了，“不必站起来，坐着说。”

他感激地看着他的脸，挺起胸脯，“我明白。除了那把以

后才能派上用场的钥匙和密码本，还有更重要的公务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他一阵豪爽的大笑，笑得吴锦昆心里直发毛。“是的，最近发现敌人谍报人员的活动，关东军宪兵队和国家保安局也只摸到一点蛛丝马迹，就是深入不下去了。”他拍着他的肩膀，亲热得有些做作，“你们满洲人，熟悉地理人情，破案有天然的便利条件……”

他霍地站起身，垂手恭立，语多慷慨：“请大佐示下，纵使肝脑涂地，卑职……”

杉田也从沙发上站起来，一摆手，不让他说下去，“老弟，这可是件棘手的案件。重要军事情报被盗，限三天破案。破不了案，可真要你的肝脑涂地了啊。”

吴锦昆听说又是跟共产党的特工人员有关，脑袋就嗡地一下涨得老大。在他前程似锦的仕途上，充分显示了特务的才干，在一起又一起屠杀同胞的血案中，都留有他血腥的足迹。在他侦破一起共产党掀起反满抗日风潮的大案时，被同行在背后捅了一刀，案子没破，却牵连到自己，不仅丢官，还险些丧命。他好不容易才重新爬起来，从那以后，他下决心不沾共产党案件的边儿。他有意推托：“这种案件，向来属国家保安局第五课的势力范围。我们插手，人家准说我们在抢头功。”

杉田愤世嫉俗地说：“你们满洲人嫉妒心太强，真误事。你被别人的嫉妒心害得险些丧命，怕是不会忘却的。你不跌那一跤，升官大大的，早就是我的上司喽。这次，你要抓住机会，不要错过机会。你情况熟悉，好好配合第五课侦破。他们在等你，立刻去吧。”他送他走到门口，给他深鞠一躬，“拜托了。”

第五课在四楼。

吴锦昆在灯光明亮的楼道里走得很慢。他得好好想想，怎么跟第五课这群混蛋合作。配合？他们是主角，我是配角。哼！破了案，是你杉田的功劳。破不了案，是我吴锦昆的过错。你这个第五课的课副，够鬼的。

吴锦昆三十出头，身材不高，体魄强健，脸方口阔，扫帚眉浓黑，眉梢往上挑，小眼睛明亮有神，不时闪着狡诈的光芒。衣着总是那么整洁、笔挺，标准的军人派头。对日本人，奴颜媚骨；对中国人，骄横跋扈；对同行，颐指气使。他的忠心，博得日本人的好感，曾送他到日本进行特种训练，历时三载，学业优异，回来后却遭同行嫉恨。

他走上四楼，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小，更慢了。以他的精明强干，不会看不出日本人为啥给他鞠躬，这要在两年前，他会感动得几宿睡不好觉。而今，不仅不动情，也敢于不动容了。他这才想起来，刚才杉田给他鞠躬，他没还礼就转身离开了。嗨，不还礼总不应该。这要在前二年，他能吓出一身冷汗，吓个半死，懊糟得几天几夜睡不好，吃不好。现在不怕了，他从日本人的恭顺友好的神态中，看到了他们惊恐的灵魂。战事的败局，明显到了不能再明显的程度，他不能不想想明天了。近些天来，想到明天，总有莫名的恐惧感袭上心头。我杀人太多了，不要说重庆政府会判我死刑，满洲人抓到我，也会把我砸扁了。

他走到第五课门前，不想进去，倚在走廊窗台上，掏出樱花牌香烟，点燃，深深吸一口，霍，真香，真过瘾！破案？哼！若是有人牵线，让我跟敌人的谍报合作，我也敢干！嗨，胡思乱想，人家用完了你，就会象狗一样打死你。

他扔掉烟头，推开第五课的门，走了进去……

二

神秘莫测的夜，是那么冷清凄凉。夜快过去了，天还没亮。住在贫民窟里的人，还在酣梦中。真静啊，静得象死人躺在深埋地下的棺材里，偶尔有一两声犬吠传来，过后也就归于沉寂。一间比马架子低矮的地窖子，满屋刺鼻的腐烂、潮湿、汗臭味儿，炕席坏了好几个大窟窿。炕上睡着薛大娘和她的儿子薛龙。

薛龙被妈妈的咳嗽声惊醒了，忙问：“妈，你咋啦？是不又重了？”

“不碍，身子象松快啦。天还早，你再睡会儿，到时候妈叫你。”

薛龙一翻身，坐起来，趴到窗台上，朝外看，漆黑的夜色吞没了逐渐疏落凄清的星光，城市轮廓隐没在深不可测的黝黑中，楼房在墨色中勾出朦胧的立体曲线，如险恶的梦境，似鬼影幢幢。他打了个寒颤，再也睡不着了，跳到地上，摸到火柴，点着小油灯。

亮光如豆。幽暗的光，把薛龙的身影投射到土墙上，顶棚上，晃晃悠悠。

薛大娘身子底下没铺褥子，把破被子往上拽拽，“离天亮还有一会儿，起这么早干啥？”

“我和友福兄弟商量的，不蹬三轮儿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没人坐车没人出门，我们俩今早儿想去报馆逗点儿报卖，指不定能挣出今天的棒子面钱。”他从油渍麻花的木架子上拿起破葫芦瓢，舀半瓢凉水，倒在手巾上，擦把脸，精神精神。

薛龙端着油灯，照照贴在墙上的皇历，推算着今天该是康德（伪满年号）十二年（1945）八月七日。

他把油灯放回原地，一口吹灭，拉开门插棍，推开门，刚想迈步，就听薛大娘说：“小龙，你想到哪去？这黑灯瞎火，还戒着严呢，看把你抓去。”

他停住脚步，回头说：“妈，放心吧，我不出胡同。咱这条胡同，从没来过巡逻队。”他迈到门外，回头关上门，伸个懒腰，凉风拂面，顿觉清爽，精神一振。

他走出静悄悄的小胡同，来到阗无人迹的街口。朦胧的淡淡的雾气笼罩着灰白色的路面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薛龙二十来岁，个头不矮，长年蹬三轮儿，练就一身好架子骨，肌肉发达，脸盘周正，算得上眉清目秀，透着纯朴、刚毅。他站久了，感到有点凉，把敞着怀的更生布小褂的钮扣系上，刚想转身回去，突然听到急促的奔跑声，暴怒的吆喝声，转眼间，有个人呼哧带喘地跑到跟前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连连后退，就听那人急急地说：“薛龙老弟，日本宪兵队抓我。”

薛龙吓得一哆嗦，想跑，想溜。嗨，见死不救，叫啥鸟人。他听声音，就知道站在面前的是谁。不过，他还是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声：“杨大哥？”顾不得再说什么，只说“跟我来”，就转身拚命奔跑。他跑啊，跑啊，不顾一切，似乎向云端冲刺，喊声、枪声在身后震荡。他觉得不是在跑，而是在飞，两条腿已经不属于他了，心跳得快要蹦出嗓子眼儿了，浑身都快爆炸了。他想停下来，可是不能，两条腿不受大脑支配地朝前运动。他头脑清醒，对地理环境也熟悉，领着杨志富在贫民区三拐两绕就转到长通路口了。

薛龙费好大劲儿，才收住脚步，隐蔽在胡同口的墙角上喘粗气，向街上张望。昏暗的路灯下，站着荷枪实弹的警宪，大桥上也是人影晃动。四周不断传来“把贫民区包围起来，统统的”，“抓反满抗日的，抓浮浪的”喊声。薛龙原想从东大桥上过去，送老杨出城，看来不行了。几辆坐着日本宪兵架着轻机枪的摩托车，从西边风驰电掣般地驶来，从他们眼前闪过，拐向另一条胡同。怎么办？冲不过去，天还快亮了，真急死人。实在没辙，他又领着老杨顺原路往回跑，在贫民区绕胡同，灵巧地躲闪着追捕的警宪。

薛龙知道，自夜晚实行戒严以来，每条街道上都有警宪和国兵巡逻，那次他蹬三轮儿回家晚了，被宪兵扣留，挨了一顿臭揍，关了半月才放出来。他实在跑不动了，靠墙喘粗气，耳朵灌满了周围传来的抓人的吆喝声，不敢怠慢，又领着老杨朝东跑。他也是急不择路，刚拐出胡同口，抬头看见深红色的高墙，紧张得神经绷得更紧了，吓得低声自语：“啊呀，怎么跑到宫内府来了？”杨志富看了他一眼，没听清他说的是什么，说话间只见高墙岗楼上几盏探照灯同时亮了，把周围照得如同白昼。杨志富拉他就地卧倒，几个岗楼上的机枪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响了，子弹打在路面上，墙壁上，噗噗直响。听到枪声的警宪纷纷朝这里奔跑，情况越加危急。薛龙使劲儿拽拽他的衣袖，给他个暗示，突然从地上跃起，顺着红墙形成的射击死角向前猛跑。他们刚拐进一条胡同，正好和迎面追来的两个日本宪兵相遇，没有退路了，薛龙惊慌得不知所措。两个日本宪兵同时举起枪，叽哩哇啦地喊着，杨志富趋前一步，把薛龙挤到墙边，掏出手枪，叭叭两枪，把迎面的两个鬼子兵撂倒。身后又传来追赶的跑步声、吆喊声。

杨志富看身靠着的院墙不算太高，让薛龙踩着自己的肩膀爬上墙头，然后薛龙又把他拽了上去，两人同时跳到院子里。

警宪严密封锁了这一地区，逐街逐巷搜索，枪声和哩啦哇啦的吼叫声此起彼伏，情况越来越危急。他们不敢在这个无处藏身的小院里停留，急忙从墙豁口跳到另一个院子，房门虚掩着，他们推开门走进去，是一间无人居住的空房子。他们跳到土炕上，扒着窗子朝外张望，没有追捕的鬼子和伪军，推开窗户跳到外面，蹲在墙根向左右撒目一阵，才拔腿向东猛跑。穿过东来街，面前出现了一条条长长的河流，宪警以为有大河天险没设哨卡，他们终于摆脱了追捕，长长舒了口气。

杨志富拍拍薛龙的肩膀，笑着说：“行，好样的。够义气。过不了几天，我会回来的。谢谢你，老弟。”

薛龙激动地一把拉住他的手，“杨大哥，你打死了皇军，这可是死罪啊。快找地方躲躲吧。”又自语地说：“鬼子也是，平白无故就抓人。”

杨志富没说什么，深情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朝河里走去。

薛龙呆呆地看着他脱下衣裤，包着手枪，下到河里，举着衣服游到对岸，才转身沿河岸朝南走去……

三

一列满载军用物资的火车，徐徐开进东站。

站台上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，戒备森严。

火车头停在站台前面。上水。加煤。

亮起绿色信号，火车徐徐开出东站。

火车开出小站，逐渐加速。路基上突然闪出一个黑影。只见那黑影紧追火车，向上一跃，抓住把手，跳上火车。他就是杨志富。火车加速后产生的巨大冲力差一点儿把他从踏板上甩下去。他牢牢攥着把手，艰难地向上移动，爬进一辆敞篷车厢，里面装的全是豆饼。他找个空隙，钻下去，空间太小，坐不下，躺不下，连站着都转不过身来。不行，老这么站着，不把我憋死，也得把我累死。他费好大的劲儿，才从豆饼夹空中间挣扎出来。他想到另一节车厢上找个安全的藏身之处，爬上一辆闷罐车，门锁着，弄了半晌也打不开，只得又爬回来。累得满头大汗，躺在豆饼上，仰望疲惫的星星无力地闪着荒凉的白光，空气里弥漫着破晓前的凉气，天色微明。不好，天快亮了。他腾地跳起来，站在豆饼上，把脚下的豆饼一块一块扔出去，扔到车厢外面去。不大工夫，一摞豆饼，又一摞豆饼，被扔出车厢。腾出的空间，他可以坐，也可以半卧。在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中，有这样好的交通工具代步，够美气，够舒适了。

天色越来越亮了，东方现出薄薄的不不断变换着颜色的朝霞。火车在秋天的原野上奔驰。朦胧晨雾中的原野仿佛醒来了，原来模糊不清的斑点现在显现了轮廓，在战火和贫困中颤栗的村落，静静流淌的小溪，大片成熟而无人收割的庄稼，都在眼前一闪而过。杨志富从他营造的小天地里爬出来，趴在豆饼上望着眼前的景色发愣。

他今年三十三岁了。随东北大学流亡关内那年才十九，已经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了。从那以后，再没进过学校门，在华北大地上流浪，蹬三轮儿，扛大个儿，卖苦力，什么都干过，为抗日奔走呼号。他激进的态度，抨击政府不抵抗的激

烈言词，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，把他抓起来，关进北平监狱。难友中，什么人都有，让他认识了这个世界。有落入政敌设下的陷阱的失意政客，有奉系军阀的遗老遗少，有落魄的国民党棍，多数却是主张抗日的爱国志士、青年学生，其中就有共产党员。杨志富在狱中受到了锻炼，共产党员把他引为同道，建立了真诚的友谊。他在政治上成熟了，出狱后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。在北平、天津、保定、石家庄等地，从事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。1942年，党又派他到东北从事地下工作。他来往于哈尔滨、新京、沈阳、锦州、北平之间，后来在新京站稳脚跟，在敌人“治安肃正”模范区反而更安全。他靠蹬三轮儿的收入养活自己，也掩护自己。几年的磨练，使他脱去了知识分子气质，成了地道的苦力，洋车夫。他体魄强健，身材魁梧，肩膀宽阔，头发浓密漆黑，脸庞周正清秀，浑身洋溢着男性的青春力量。

昨天，满洲省委城工部送来一份重要军事情报，交给杨志富，要他立刻送到承德党的地下联络站。说来也巧，国民党军统局的谍报人员在窃取关东军机密时，被发现。杉田羽信、吴锦昆指挥保安局侦缉队和警察在全城进行大搜捕，当夜杨志富离开新京，被警察发现，成了被追捕的对象，要不是偶然碰上薛龙，说不定早就落入魔掌了。

他在想，看来昨晚的大搜捕，是敌人的预谋。纰漏出在哪里呢？保安局的狗，鼻子真够灵的。说不定出了叛徒，能是谁呢？省委机关及时转移了吗？

他怎么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还是想想怎么完成任务吧，摸摸衣角，情报还在。

天大亮了，太阳驱散朦胧的曙色，缓缓高升，把火一样的

光芒倾泻到平原上，淙淙流淌的小溪上，排排整齐的树冠上……他翻了个身，叉开双腿，张开双臂，一任暖烘烘的秋阳温柔地抚摸自己，深深吸了一口清冽新鲜的空气，顿感精神倍增。

车速减慢，终于停了下来。他不知道为什么停车。在战争时期，临时停车是常事。他看见田间小路上有个农民急急赶路，无端被一枪打死。子弹是从货车上的一支枪膛里射出去的。啊呀，火车上有鬼子。我太大意了。顿时感到紧张，立刻从上面爬到豆饼夹缝中间，搬了几块豆饼挡在最上面。他从车厢板缝望出去，看到几个鬼子兵提着饭盒哩啦哇啦地到小溪里舀水。他紧张得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。有个鬼子朝这节车厢走来，还对另外几个鬼子比比划划地说要坐这节敞篷车，在闷罐车里憋得慌。他爬上了豆饼车厢。

火车开动了。

鬼子坐在豆饼上，哼着小曲。曲调凄恻，似乎思念家乡的恋人。火车加速了，他被大风吹得睁不开眼，坐不稳，趴在豆饼上。

杨志富站在豆饼夹缝的中间，掏出手枪，两眼紧盯着头上能够活动的两块豆饼。他反而不象刚才那么紧张了，心情平静得象一泓池水。

趴在豆饼上的鬼子，枕着饭盒，睡着了。后边是弯道，火车行驶在上面，朝外倾斜，那个酣睡中的鬼子被突然产生的离心力推到车厢边上，被厢板挡住，惊醒了。他往起一坐，两只脚正好踩在悬空的豆饼上，砰地一声摔了下去。杨志富两眼不眨地监视他，看他摔下来，猛扑上去，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，一只手用枪猛砸他的脑袋，两下，就送他一命归阴了。